

## 工作通报（19）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5 年 2 月 15 日

### 黄奇帆市长在全市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

（2015 年 2 月 11 日，根据录音整理）

刚刚过去的 2014 年，重庆经济几个主要指标，比如 GDP 增长率、工业增加值增长率、工业利润增长率、进出口增长率、商业零售增长率等都处在全国前列。一些专业领域的指标，比如机场旅客吞吐量、汽车和笔记本电脑生产量等，也名列前茅。这些重要指标，支撑了重庆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向好发展，符合国家提出的追求效益、追求质量、调优结构的要求。取得这样的成绩，金融战线功不可没。去年，全市新增 5600 多亿元社会融资，占到

全国新增融资额的 1/30，高于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。同时，各类金融业态不良率都处于全国最低水平。这为重庆经济的强劲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。刚才，市金融办和“一部三局”作了发言，我都赞成。借此机会，讲三个方面的意见：

### 一、关于金融的定位

金融的本质，就是三句话：一是为有钱人理财，为缺钱人融资；二是信用、杠杆、风险；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。这三个本质特征，不管哪个层面的金融从业者，都应时刻谨记于心。

第一，为有钱人理财，为缺钱人融资。比如银行，老百姓可以存钱，企业发展可以贷款，银行在其中起着桥梁、中介和服务作用。比如保险，实际上是人在健康、安全的时候，用余钱来保障疾病、死亡等意外事件突发时的救急需求，是一个自我平衡的过程，同时也能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来源。证券市场更是如此，老百姓冒一定风险投资购买股票，取得的回报可能是企业利润分配，也可能是股价差价，总归是将余钱用于理财的桥梁。租赁也一样，企业通过租赁，把一次性的巨额投资转化为长期的租赁费用和日常的运行资金，将产生更多的各种效益，起到融资的作用。总之，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的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等，还是间接金融系统的商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，都是各种理财方式、中介方式，本质上是为有钱人理财，为缺钱人融资。

第二，信用、信用、信用，杠杆、杠杆、杠杆，风险、风险、风险。之所以用这种叠词方式进行强调，是因为“信用”“杠杆”

“风险”实在太重要。首先，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，是金融的生命线。体现在三个方面：金融企业本身要有信用；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的企业要有信用；各种金融中介服务类企业也要有信用。衡量企业的信用，要把握好五个维度：一是现金流。这比利润更重要。如果资金链断了，企业崩盘破产，预期利润再高也没有用。所以，资本市场上考核企业信用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分析企业财务报表的现金流。二是回报率。看重企业的成长预期，通过分析未来几年的利润、市盈率予以全面衡量。三是抵押担保。如果现金流、回报率无法衡量，但有担保公司或第三方企业愿意提供担保，银行也可放心贷款。四是企业高管。一个地方乃至国内外知名的优秀企业家，具备相当含金量的个人信用，亦可为企业信用加分。五是企业品牌等无形资产，也应纳入信用评价体系。这些都是金融规律，必须严格遵循。现在常讲大数据分析，但如果分析的结果是不需要有现金流，不需要资本回报，不需要担保物，这种脱离金融本源的分析都是“假大空”。金融衍生工具也一样，即便种类繁多，但都应该具备信用的基本特征，否则就会引致金融泡沫。2008 年金融危机，就是典型的不按规律办事。以商品房为代表的次贷产品出了问题，银行不是想办法在抵押物上做文章，把次贷变成正常贷款，而是把次贷卖到股票市场，变成了 CDS（信用违约互换）债券，杠杆比高达 1：40。雷曼兄弟公司 40 亿美元购买了 1600 亿美元 CDS 债券，如果涨 10% 就赚 160 亿美元，但如果跌 10%，就立即崩盘。总之，一切没有信用的金融

都是假金融、伪金融，绝不能在重庆出现。

其次，杠杆。信用是杠杆的基础，有信用才有透支，透支就会带来杠杆比。银行的存贷比，实质是一种杠杆比。如果银行有 10 亿元注册资本，可放贷 100 亿元，是 1：10 的杠杆。租赁公司有 50 亿元资本，可以搞 500 亿元租赁，同样是 1：10 的杠杆。搞期货一般是 1：20 的杠杆，远期交易是 1：5 的杠杆。最近，股票市场搞融资融券，实质也是证券公司给予投资人一定比例的透支。总之，没有杠杆比，大家一手交钱、一手交货，就不需要信用，也不存在金融。

其三，风险。没有杠杆比谈不上金融，但杠杆比过高则会产生金融风险，这是辩证的关系。一切金融创新，都是想方设法把杠杆比一级一级地放大。过高的杠杆比是一切坏账、一切风险、一切金融危机的来源，在企业层面表现为坏账，在行业系统层面是风险，延伸到国家乃至世界就成了金融危机。解决的唯一办法，就是“去杠杆”。真正的智慧，应是设计一个信用基础较好、风险较小的杠杆体系，这是金融的精髓。

信用、杠杆和风险这三个方面也是互动的。信用好，杠杆比不高，风险自然就会低。杠杆比高，信用则会降低，风险也就较高。所有的金融创新，都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在运转，关键要把握好其中的度。尽管这些基本原理是金融课堂的 ABC，但必须当真经来念，不管是行长还是办事员，都要天天念、月月念、年年念，因为一切金融风险都是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而产生的。

第三，为实体经济服务。这是金融的要义。邓小平同志 1991 年 2 月 18 日视察浦东时谈到：“金融很重要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。金融搞好了，一着棋活，全盘皆活。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，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，今后也要这样搞。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，首先要靠上海”。王岐山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强调：“百业兴，则金融兴；百业稳，则金融稳”，这是金融行业的金科玉律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，必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，否则就会异化为“卡拉 OK”、自弹自唱。当下，重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，要着重抓好五个方面：

一是围绕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服务。重庆被国家赋予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、国家中心城市、国家超大城市的战略定位，也是“一带一路”和长江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城市。针对这些战略定位，今后几年我们将再启动 1 万多亿元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数千亿元的城市开发项目，金融理应助推抓好落实。

二是为改革开放服务。改革需要投融资，也能带来资本效益。比如去年我们实施了 1300 亿元基础设施 PPP，国有资本按五种路径的混合所有制搞了 1000 亿元，本来这 2000 多亿元是需要重庆政府自己用资源或土地抵押了去融资；现在我们卸掉了包袱，吸引民营、国有、外地、外国的企业进来了，他们当然也需要融资，金融系统这时候支持他，给他融资，也就是支持重庆政府的改革。开放同样也需要大量资金。目前，我们每年引进 100 亿美元外资，然后会跟进 1000 多亿元贷款，最终带动的投资量有 2000 亿元，

占 1 万多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的近 20%，比例是不低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金融机构为外资企业服务，就是服务于开放。总之，凡扩大开放需要资金，各方面应该给予倾斜。

三是为工商企业特别是“三农”和小微企业发展服务。去年国务院专门下发了《关于扶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《关于金融服务“三农”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等政策文件。重庆积极贯彻落实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，确保涉农和小微贷款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。国务院督查组上月来重庆督查，认为重庆贯彻落实比较到位。

四是为结构调整服务。重庆“6+1”支柱产业奠定了当前重庆工业发展的基础。电子信息产业三四年时间做到了 2 亿台件的终端产品，产量已是全国之最。汽车去年生产了 263 万辆，全国排名也是第一。这些支柱产业的发展，我们是按照三种集群的理念在推进：第一种是产业链上游、中游、下游关联企业，整机厂、零部件厂、原材料厂一体化形成集群；第二种是同类型产品、同类型企业扎堆运作；第三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形成集群互动。这三种集群背后体现的支柱产业，正处于升级换代的关键时期，当然应该大力支持其资金融通。

五是产业创新服务。凡有利于重庆产业创新的，不管是工业创新，还是服务业创新，都应多加支持。10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包括集成电路、液晶面板、物联网、机器人、纳米新材料、新能源和智能汽车、综合化工、生物医药、页岩气、环保产业等，去

年总产值 600 多亿元，今年可翻番达到 1500 亿元，2020 年有望达到 1 万亿元，必须有充分的资金保障。比如液晶面板，去年京东方 330 亿元投下去，今年就可实现 200 亿元产值，明年会翻番到五六百亿元。服务业领域，包括跨境电子商务、大数据云计算、保税商品展示销售等，都是创新型产业，有许多新生企业，也需要大量融资。

作为地方政府，推动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，最重要的抓手是按照“一行三会”的金融政策，努力做到“三管齐下”：一是发展间接融资的商业银行贷款融通体系；二是发展直接金融的资本市场体系；三是发展小贷、信托、租赁、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。这三个体系如果没有政府引导和调控，完全靠“布朗运动”，就会迷失方向。计划经济时期，没有资本市场，也没有非银行金融机构，金融体系 90% 以上靠银行贷款，经济不会活跃，更谈不上分类调控、结构改善。现在，全国每年新增社会融资 16 万亿元，银行占 10 万亿元左右，如果另外 5 万多亿元不存在，只靠这 10 万亿元，支撑不了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。2007 年国家启动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，并把审批管理权下放给地方。这些年，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人数量、融资总量均呈现快速增长。有利的是，凡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发达的地方，社会上的高利贷、乱集资就会大大减少。近几年，我市批准设立了 200 多家小贷公司，形成上千亿元信贷余额，极大压缩了高利贷、地下钱庄的非法生存空间。非银行金融也有弊端，因为它的融资利息普遍比商业银

行高出 1 倍，如果比例过大，整个融资系统也是不健康的。

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，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直接融资体系建设，包括资本市场、债券市场等。因为直接融资的利息低于银行利率。实际上，直接融资渠道很宽。比如 IPO 上市，除了深圳、上海市场，还可以到香港、美国上市。企业国内上市受限于审批管制比较困难，但香港实行注册制，上市更快。又如债券，我们支持有信用的企业到银行间市场发行企业债，去年全市 120 个工商企业获得了 900 亿元低息资金。再如定向增发，去年京东方定向增发就很成功。京东方定向增发 100 亿股，每股 2.1 元，得到 210 亿元，再向银行融资 120 亿元，解决了在重庆建厂的巨额资金问题。直接融资还有私募市场、海外市场等许多方式。各类金融机构、企业都应该深度了解，努力拓宽直接融资渠道。

宏观上，我们不仅要“三管齐下”，而且三者比例要适当。当信用较好的企业走直接融资渠道后，自然会减少向银行的信贷规模，引导银行将资金更多投向“三农”、小微企业、高新技术产业等实体经济，也会减少小贷、租赁、信托等较高利息的融资比例。当然，不能说把“影子银行”都废掉，也不能说银行占比越小越好。总之，金融系统要细分市场、抓好定位，不断优化融资结构。去年在“一部三局”支持下，重庆新增社会融资 5600 多亿元，其中直接融资比重 24%，银行信贷占 45%，非银行金融机构占 30% 左右。这个比例十分重要，主要来源于国家“一行三会”的金融货币政策。作为地方政府，就是要把国家政策和重庆实际



结合起来，力争做得更好。

## 二、密切关注三类金融风险

当前，在金融业各类风险中，最重要、最密集的有三类：一是由于实体经济产能过剩，其坏账通过借贷关系传导到金融机构；二是金融系统由于自身问题造成的风险；三是非法的社会金融活动冲击正常的金融秩序。这三类风险，需要“一部三局”、金融机构、地方政府和全社会高度重视、共同防范。

第一类，产能过剩风险。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，自由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自然会造成产能过剩。过剩并不可怕，只要过剩比例保持在 10%—15%，就符合市场规律，不用大惊小怪。但只要过剩超过 30%，全行业利润就会“归零”；如果过剩超过 40%，再优秀的企业也会跟着赔本，会产生系统性风险。这是市场经济铁血法则，不能违背。

工业领域，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是典型。目前，全国 10 亿吨产能，需求量只有 6 亿多吨，产能过剩 50%，造成全行业亏损。水泥、风电、光伏电池、有色金属、电解铝等 10 多个行业也大抵如此。这几年，重庆工业利润保持了较高增速，在 2013 年增长 42%的基础上去年又增长了 35%。这么高的增长，固然有产品符合市场需求的因素，但我们没有产能过剩是重要前提。比如，钢铁产能始终保持在 600 万吨，煤炭始终保持在 4000 万吨。如果这些领域产能过剩，必然产生大量亏损，抵消汽车、电子信息等领域辛苦赚来的利润。

城市发展及工业园区开发也要遵循客观规律，否则也会产生过剩。城市发展上，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一般应该容纳 1 万人，这样产城融合恰到好处。如果只有 50 万人却开发了 100 平方公里，不管造得多么繁华，一定是空城、鬼城、死城。过去十多年，我们坚守这一基本规律，城市规模扩张适度、有序。工业园区开发方面，每平方公里产值要达到 100 亿元规模，不能 30 平方公里只搞 500 亿元产值，那是糟蹋土地、浪费资源。

城市发展还要防止六类房地产过剩。一是住宅。人均 40 平方米足矣。如果城市未来人口在 1000 万，住宅超过 4 亿平方米就会过剩。二是写字楼。每平方米一般会产出 2 万元 GDP，多了就成为空中楼阁。三是商铺。在大都市，2 万元零售额需要配套 1 平方米。区县城级差地租较低，1 万元零售额需要 1 平方米。目前，重庆社零总额 5000 多亿元，商铺总面积如果上亿平方米，肯定会供过于求。四是贸易批发市场。各地都想模仿浙江义乌，搞几个批发市场，这不是不可以，但如果每个区县都搞一个，肯定门可罗雀。五是会展中心。一个 1000 万人口的大都市可以有几十万平方米的会展场地，如果地市州和区县城等中小城市也建几十万平方米，肯定会过剩。六是城市综合体。一个区县只有几十万人口，如果建两三个城市综合体，本地居民消费能力是难以支撑的。这六类房地产，资金消耗量大，一旦过剩，坏账对金融系统的冲击是巨大的。但如果银行为了规避风险，将原本要贷给房地产厂商的资金抽走不贷，他们只能转向高利贷，这种“击鼓传花”

也会造成不稳定。

对于产能过剩，我们不能被动应付，要做好三种预测。一是政府和研究机构要对本地区的产能进行客观的、理性的预测，提示和预警各类企业不要卷入过剩产业当中。同时，研究出台一些政策措施，有效遏止过剩产能蔓延。二是企业应审时度势地分析自己所处的行业是否过剩，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，适时转向和调整结构，不能“飞蛾扑火”。三是银行作为资金提供者，应像投资银行分析股市、对 IPO 上市进行尽职调查那样，做好对所服务企业的行业分析。总之，防止产能过剩，要构建好“政府预测性指导、企业自身加强防范、银行给予行业分析”三道防线。

第二类，金融系统自身风险。出现这样的风险，本质上是信用、杠杆、风险这三个方面没控制好。比如 2008 年，美国爆发次贷危机，“两房”按揭贷款从零首付变成了零按揭，致使美国房地产走下坡路。奥巴马总统认为零首付造成次贷危机，零按揭又会憋死房地产商，将首付和按揭比例调整为各占 50%。近几年，美国房地产有所复苏，合理的杠杆比功不可没。

目前，不管是国内还是重庆，金融系统内在滋生的风险，本质上是杠杆比的过度运用。具体表现在：一是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效益下降，杠杆比上升，从而加剧整个信用风险。一般而言，一个地区 GDP 每增加 1 元，要新增 3 元左右的社会融资。去年，全国总体比较合理，大体为 1：3，但有的地方高达 1：5 甚至 1：7，这样的杠杆比肯定出问题。重庆去年新增 2000 多亿元 GDP，融

资量为 5600 亿元，杠杆比 1：2.8 左右。二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金融风险集中暴露，导致  $M_1$  和  $M_2$  周转速度放慢，盘子总量越来越大，风险也会越来越大。三是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带来的金融风险。对银行而言，地方政府债务清理的过程，会涉及金融系统各种各样的转账，杠杆比会发生变化。另外，企业间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券，属于直接融资，脉络比较清晰。但除此之外，包括信贷资产、信托贷款、委托贷款、存兑汇票、信用证、应收账款、社会凭证及有再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等非标债务，基本就是一笔糊涂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金融杠杆比被提高了，加上非标债务领域风险控制的流程内审不够规范，金融系统的整个风险就增加了。因此，金融企业去杠杆、实体经济去杠杆，本质上要由银行、非银行金融机构及直接金融系统一起操作。金融系统是最好的预测师，对于系统内部的管理，理应做好分内之事，提前预测、分析、提醒、纠偏。

第三类，非法社会金融活动造成的金融风险。主要包括：一是高息揽储、乱集资，不是指小贷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有这种行为，而是社会上的一种胡乱瞎搞，一旦在哪个区县发生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卷入当中，找不到事主就找政府。各级政府、公安和“一部三局”都要高度重视这类事。二是民间“老鼠会”、传销组织。三是民间典当行、地下钱庄、高利贷公司。四是不规范的 P2P。不久前，《中国证券报》刊载文章指出，P2P“类银行”模式从主要做小微贷款转为大额贷款项目，并开始大量起用银行从

业人员，在风控手段上逐步向银行靠拢。由于这种业务没有真正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，仅上个月全国的 P2P 问题平台就高达 69 家，单月问题发生率 3.9%。2013 年 4 月，沿海有三个 P2P 公司要来重庆注册，市工商局当作新型金融机构准备落户。我知道后，觉得有很大风险，要求在 P2P 有关政策没规范之前，重庆一个都不许注册。2013 年年底，全国大量 P2P 开始倒闭，去年更多，重庆毫发无损，关键得益于预判和谋划。总之，如果创新带来的风险巨大，在没有规范之前，我们宁可不创新，也不要主动引火烧身。

### 三、重庆金融业发展的目标

2017 年将重庆建成长江上游金融中心，既是市第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，又是党中央、国务院要求我们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必然逻辑。我们希望更进一步，到 2020 年不仅将重庆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，还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。这需要跨越两个台阶，一是到 2017 年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，二是到 2020 年建成与国际经济关联密切的金融中心。实现这一目标，有八方面的基本特征。

一是金融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大。这是金融中心的首要标志。目前，重庆有 1200 多家金融机构，去年新增了 200 多家；金融行业资产规模达到 3.85 万亿元，增长了 9.7%。包括银行、保险、证券等在内的外资金融机构 122 家，其中外资银行 17 家，中西部第一。金融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还要继续增加，形成与金融

中心相匹配的总量优势。

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大。一般而言，金融中心的银行贷款余额和 GDP 的比例至少要达到 2 : 1。比如上海，银行贷款余额和 GDP 的比例约 2 : 1，北京也差不多 2 : 1。而一般省份大致 1 : 1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只有 0.5 : 1。经济发展越落后，金融资本越往外流。重庆去年银行贷款余额超过 2 万亿元，与 GDP 的比例为 1.8 : 1。这个比例还会继续提高，因为我市银行贷款增长率高于 GDP 增长率，预计到 2017 年可以达到 2 : 1 甚至更高。这些贷款不只是用在重庆，还会扩散到整个西南地区，形成金融辐射。同时，贷款多的地方存款一定多，届时存款和 GDP 之比可能达到 3 : 1，大量的存款将从周边地区吸引过来。这也是金融的集聚和辐射作用。

三是金融 GDP 比重提高到 10%。去年，重庆金融 GDP 比重提高到 8.6%，全国前三，仅次于北京和上海。我们希望继续提高这一比重，到 2017 年达到 9% 以上，2020 年达到 10% 以上。上海因为有证券交易所，股票交易额大，金融 GDP 比重达到 12%。北京作为各大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，总部效应凸显，金融 GDP 比重 14% 左右。重庆没有这些条件，金融 GDP 比重能达到 10%，将非常了不起。

四是服务功能齐全。建成金融中心，必须构建起“全牌照”金融服务体系，全力争取“一行三会”推出的各种牌照。比如，国家规定证券公司可以有 10 块牌照，西南证券就应该争取 10 块。

如果商业银行可以搞租赁，也要争取租赁牌照。金融机构改革的成效就集中体现在新增金融牌照上。每年“一行三会”都会推出三四种新牌照。对地方政府而言，争取金融牌照，推动“挂牌”企业高效运转，就是金融改革的要义所在。去年，我们争取到了12块牌照。今年，还要继续争取一批，比如信用卡清算机构。WTO规定，2015年8月中国信用卡市场要对国际信用卡公司开放，而目前仍被银联一家垄断。今年如果国家开放三块牌照，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应该争取一块。总之，如果国家有的牌照重庆都有，那重庆就是全方位、全功能的金融中心。

五是融资结构优化。去年，全市新增社会融资中，直接融资占24%，银行信贷占45%，非银行金融机构占30%左右。今后几年，随着股票发行注册制、私募基金、股权投资基金、定向增发等的发展，直接融资比重可以提高到35%，银行信贷比重保持在45%，非银行金融机构控制到20%左右，总体上形成45：35：20的结构。同时，各金融门类的不良率继续保持较低水平，整个融资体系将会更加健康。

六是国民经济资产证券化率达到100%。去年，我市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为43%，提高了9个百分点，这与股市上涨有关。随着股市进一步向好，即使我们什么也不做，证券化率也会提高。如果再推动各类企业在国内或海外上市，这一比例还会更高。过去，我们有一个目标，是争取上市企业超过100家，现在已有50多家，还要翻一番。现在，有了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，发展150

家完全有可能。总之，国民经济证券化率要力争达到 100%，2017 年达不到，2020 年也必须达到。

七是要素市场体系完善。要素市场既是市场秩序的规范者、要素价格的发现者，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系统。去年，全市 13 家要素市场交易品种达到 35 个，交易量突破 9000 亿元。今后，我们要积极对接国家有关部委，争取设立更多交易机构，同时支持现有要素市场在西部地区甚至全国优化布局，扩大要素市场定价对外影响力。最终目的是构建完备的要素市场体系，争取三年内交易量再翻一番，达到 2 万亿元。

八是对外开放程度提高。金融是开放的系统，也要跟着开放脉络提供资金服务。当前，着重抓好五个方面：一是加工贸易离岸结算。去年结算量 800 多亿美元，希望到 2017 年增长到 1500 亿美元。目前，结算的税收在重庆，但重庆公司没有参与，是汇丰、渣打、花旗的香港分行在结算。我们已经和惠普约定，今后结算转给这三家机构的重庆分行，这将极大提升重庆分行的人才水平和企业效益。二是跨境人民币结算。去年重庆结算量 1600 亿元，占全国的 4.5% 左右，中西部省市最多。今后，重庆有 1 万多亿元的进出口，跨境人民币结算增长到 3000 亿元是可能的。企业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，可以降低 1% 以上的结算成本。三是进出境消费结算。今年要争取在重庆设立信用卡清算机构，方便老百姓进出境消费，做大进出境消费结算规模。四是跨境电子商务结算。这要靠跨境第三方支付进行，现在全国发了 20 多块牌照，



重庆有 4 块，就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电子商务公司结算。五是保税物流结算。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10 平方公里，保税物流进出口 1000 亿美元，占全市进出口的 1/5。重庆现有“1+3”保税区，20 多平方公里，只要发挥出外高桥 1/3 的功能，就能创造 300 亿美元的保税物流进出口。总之，把这五类资金结算做好，重庆理所当然会成为跨境开放的、与金融结算高度联系的国际化金融中心。新加坡的离岸金融结算、跨境结算是亚洲最发达的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

---

分送：市委书记，市政府市长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，市政协主席。

市委副书记，市委常委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市政府副市长，  
市政协副主席。

市政府秘书长（厅主任），副秘书长，厅副主任。

市委办公厅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高法院，  
市检察院，重庆警备区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，市工商联，各人民团体。

---

